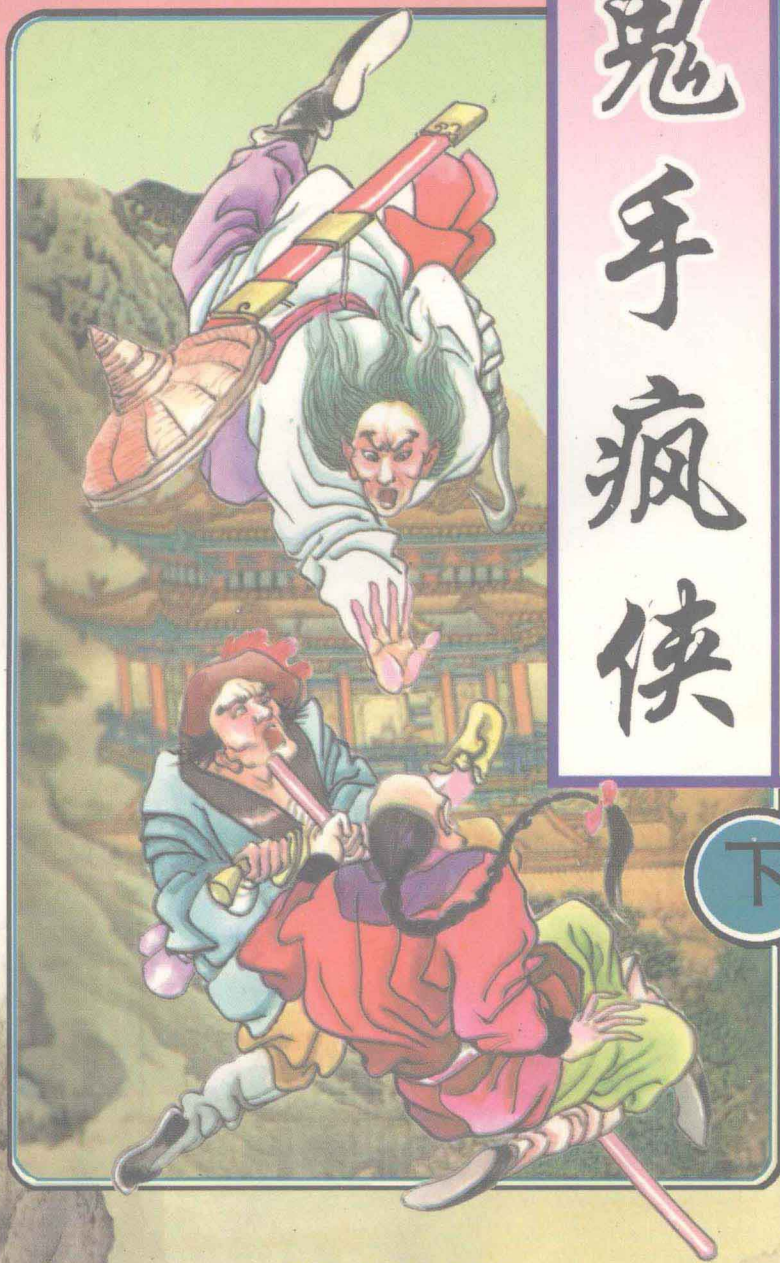


独孤红最新武侠精品集

鬼手疯侠

下



中華武俠推薦作品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独孤红武侠小说经典集

中华武协推荐作品

鬼手疯侠

下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海珊

封面设计:范 澜

鬼手疯侠

独孤红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 348 号)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

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7—228—03690—5/1·1425

定价:42.00 元

第二十三章 杀伐大漠

—

船靠岸了。

南平镇是渔码头，靠湖的一边，臭气熏天。离码头稍远的一部分，显然是为殷实商贾设置的。这儿的店铺、茶肆、酒楼整洁多了。

紫衣人完全依赖直觉——抑或是冲动、本能，很清楚该怎样与人交谈。而一个时辰前，他尚不知该干什么。只知道要去啸月山庄。

银子。要买一匹好马。

紫衣人只有几钱碎银子。

本能。听任本能的引导，他似已习惯了。

他沿着一条破旧、还宽阔的巷道走去。巷道很黑，长年弥漫着湖湾里卷来的雾气。唯一灯火通明、喧嚣吵闹的是家“大和顺”赌馆，似那些鸡鸣狗盗之徒聚首密谋的大好场所。

他走进了只安帘子没有门的赌馆。

穿过烟雾缭绕，拥挤不堪的酒桌，推开不断挤到他身旁的赌徒、醉汉和嗲声嗲气的妖艳妓女，紫衣人径直向柜台走去。

柜台后一个面孔瘦削、苍白，身着华贵绸衫的中年人，眯缝着诡谲的小眼，见紫衣人面生，道：“大爷是来玩几把的？”

紫衣人问道：“这儿的赌注限大小？”

“不限，不限。”那瘦子的白脸也笑了，接道：“恕我眼拙，大爷你贵姓？好似从未曾来过？”

紫衣人道：“我姓肖，名云山，路过此处，今晚想消遣消遣。”

瘦子道：“原来是肖公子，好说、好说。我是这场面的管事，姓余，肖公子有何事要差遣的，尽管吩咐。”

紫衣人一揖，道：“原来是余老大，肖某有礼了。肖某身上银子不多，只有五钱银子，玩儿把就走，不叨扰管事了。”

余管事一听紫衣只有五钱银子，笑脸即收，心道：“原来是个穷酸，哼！”满面不屑地向旁一指，道：“那一桌的赌注最小，你去吧。”

紫衣人掏出全部碎银，放在桌上，庄家环顾四周，高声叫道：“一注五钱，一注五钱，各位大爷，有下的没有？有下的没有！一把定输赢！”周围的人见有生人下注，以为胜算大些，片刻有五六人下注。

“一把定输赢，谁先来！”庄家叫道。

一莽汉抢先抓住骰子，一把扔下，三颗骰子转了几转，停下。二、一、四！

众人哄笑。

“黑老三，认命吧，才七点。”

“快回去吧，别把裤子输掉了，你一晚扔了六把，最多的一把也不过十点。”

“你与这骰子没缘份。”

“别罗嗦！快扔！”

“二、三、三，你这家伙比黑老三好不了多少。”

“天生倒霉的命！”

“三、三、六！十三点，有门嘿！”

“别高兴太早，庄家还没扔呢！”

庄家抓住骰子，双手握住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往下一抛。

“四、五、六！小豹子！通杀！”

众人哭丧着叹息。

“真倒霉，又输了，怎么回去向老婆交待。”

“唉！”

庄家得意地望着众人，心道：这回是赢定了。

庄家是赌场的人。在赌场中，输家永远是最多的，赢家是少数，而常年的大赢家就更少了，在“大和顺”赌馆里，大赢家通常就是庄家。这些由赌场老板高薪聘来的人，本就是赌徒中的高手，聘来后又经过几年专门的扔骰子训练，技艺自是高人一筹。而且这些人还会在骰子中渗假，当然，对待寻常赌徒是不屑于此，除非遇到赌徒高手。所以，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赌馆，最大的赢家是赌场老板，而且赌场也是能兴盛、发达、财源不断。

紫衣人还没扔。

众人都盯着他。

大家都希望他赢，压一压庄家的气焰，希望庄家输，好歹出一口气。

庄家是十五点，小顺，小豹子，除非扔出三个六大豹子才能赢。赢庄家的希望太渺茫。

虽然极渺茫，但总是希望。

紫衣人用三指拈起骰子，握在手心，摇晃几下，随手抛向台面。

众人摒住气息，紧张地盯着三颗滴溜溜转动的骰子。

“六、六、六！大豹子！”众人哄地大叫，几乎声掀屋顶。

“好运气！小子好运气！”喝彩声。

“小子好运气，一把赢了四两银子！”多少有点羡慕嫉妒。

众人大多非常畅快，连输了的人，心里也觉得气顺了些，总算庄家也输了。

庄家瞪着众人，喝道：“你们起哄什么！再来！”心道：算你小子交好运，只要赌下去，就得把吃进的吐出来。

紫衣人看着面前的银子没动，道：“就下这么多。”

“四两半！”庄家惊道。

“对。”

众人一阵轻呼。来这张桌赌的都只小赌的人，下的注从来没有超过一两。

“好！有气魄！就下四两半！还有谁下注？”庄家问道。

没有反映。众人要不早就输光，要不就下不起这么大的注。

两家对赌。

人群又开始骚动，在别桌赌的人，也有的挤了过来。

紫衣人道：“谁先掷？”

两家对赌，平为庄家吃，如先掷出三个六，后掷者即为输。故庄家不情愿地道：“你先。”

紫衣人抓起骰子，随随便便地抛了下。

旁边的人，心随着骰子转动，他们都希望这位交好运的紫衣人，令庄家输得惨惨的。

“又是六、六、六！”

“大豹子！”

喝彩声爆起，震耳欲聋。

庄家出汗了，越出越多。心道：这小子运气太好了，我一

辈子都未曾见过连掷出两次三个六的。

别说连掷三个六，有的人掷了一辈子骰子。也没有掷出这般好的点子。

紫衣人没有众人那般激动，很平静。他也有点奇怪，自己是如何学得这本领的？好象一掷必是三个六。

“全压上。”紫衣人道。他想不出所以然。

“好！”庄家咬牙低吼道。恨不得将紫衣人撕得粉碎。他不相信眼前这人再能掷出大豹子。

骰子掷下。

还是三个六。

众人呆住，庄家呆若木鸡。难道这陌生人白皙的手能使魔法？

只有紫衣人很平静。他的手好似能感觉骰子六个面轻重不同，六个点的那一面有六个凹处，自是最轻的一面，只要用力恰到好处，掷出三个六毫不困难。

骰子再掷下。

又是三个六。六、六、六，大豹子。

庄家已一身大汗，内外衣衫全湿透了，两手发抖，似已虚脱，适才的器傲全变成乞怜之色，骰子是赌馆的，有没有假，自己最清楚。今晚遇到的硬点子，手法之高，别说未曾见过，就连想都没有想过。

紫衣人再将骰子掷下。

三个六。

紫衣人数了数面前的银子，五十多两纹银，还有两张各一百两的银票，够了。

他抬头看了看几乎瘫倒的庄家，微笑道：“大哥好似不舒

服，在下也想早点回客栈歇息。这点银子不成敬意，大哥拿去买只鸡补养补养吧。”说完，将一点碎银扔向庄家。

这时，一只手突然按住了紫衣人的肩部，从旁走出了余管事，只见他对紫衣人嘿嘿地阴笑道：“肖公子今晚好运气，何不趁难得好运，多玩几把，肖公子是否愿意赏脸？”

紫衣人轻拍开余管事的手，道：“恕在下告辞，现在时已不早，明日在下还得赶路。”神态自然，轻松。

余管事像生怕紫衣人走掉，被拍下的手又紧抓住紫衣人的手腕：“肖公子，要走也不必如此着急嘛，今晚能见公子的绝技，真是三生有幸，相见恨晚，你我今晚喝两杯如何？”

话音刚落，只见三人冲进赌馆，前面的汉子指着紫衣人的胳膊。

这突然变故，引起赌场一片混乱，众人都纷纷躲避。

紫衣人根本没动，不屑地微笑道：“想赖帐吗？余管事。”接着猛地弯腰、急蹲，身形一缩，向左一闪，即脱出。

勾脖子的大汉根本不防，紫衣人弯腰、急蹲的刹那间，一股大力使人的整个身体向前射去，而在前抓腕的余管事，则被紫衣人的抽腕时身体猛向前倾；抓胳膊的汉子身体也被带起向前冲。三个人的脑袋撞在一起，“嘭”地一声闷哼，头破血流，惨号不已。

紫衣人闪动身形，抓住发呆的最后一个大汉的后颈，两指发力，大汉的颈脊折断，头往下垂，身体被抛起，飞向那三人。

四个人撞在一起。

紫衣人悠悠地向哀号的余管事道：“余大管事，想赖帐也得高明些，如此这般，怎可赖得掉帐呢？你们四位好好安歇，在下告辞了。”

紫衣人转身正待走出赌馆，不经意地撞在一个刚刚进入赌馆的人身上。

突然，太突然了，完全出乎意料，根本不容思考，只有行动——本能的反映。

碰撞是全然无意的。但瞪着紫衣人的双眼却不然。那人的两颗眼珠难以置信地圆瞪着，近乎疯狂，看上去就要蹦出眼窝。

“不！天啊，不！这不可能——”那人在人丛中左躲右闪。

紫衣人闪电般飞身冲去，铁钳般的手已抓住对方的肩膀。

“等一等！”

那人拼命挣扎，虎口对准紫衣人的腕猛推上去，企图把手推开。“你！你已经死了！你不可能还活着！”

“我活着，说说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”

那张疯狂的脸，扭曲抽搐着，眼睛斜眯，龇牙咧嘴地喘着粗气，两排黄牙象野兽一般。突然间，嘈杂之中只听得锵地一下剑出鞘的声音，他拔出一把发出寒光短剑，紧接着奋臂猛力向前一捅，剑锋直刺紫衣人腹部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：“既没死，就让你再死一次。”

紫衣人右前臂猛地向身下一旋，真有横担千钧之势，寒剑被旋起的罡气荡开，骤然一转身，飞起左脚，重重地叩在那人的骨盆上。

那人踉跄后退三步。

赌场的赌客、醉汉、荡女见状，吓得纷纷后退，乱成一团。

那人使出一招“柳枝荡秋叶”，卷起四朵浪花，又向紫衣人刺来。

紫衣人飞身，似春燕般地轻盈，从剑光中闪过，左手顺势

在剑光中一捏，正好捏住那人使剑的手腕。

剑脱手落地。

紫衣人制住那人，沉声喝道：“快说！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那人的喉咙咕嘟一声：“我……我，我……”正欲回答，蓦地，那人的头一垂，口吐白沫，再无声息。

紫衣人一惊，抬起那人的头一看，只见那人的眉心刺入一针，针细如毛发，发出幽蓝寒光。这片刻间，那人全身已发黑。

好歹毒的暗器。

紫衣人一个箭步抢出门外，黑沉沉的巷道已不见任何人的踪迹。他知道，现去追踪为时已晚。

紫衣人无奈，只得返回赌馆，希冀能从那发黑的尸身上找出点线索。

尸身上除了几两银子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

紫衣人沉思：一个认为他死了——想要杀死人的刺客，被另一个未现身的刺客用暗器杀了——怕他说出实情，未现身的刺客知道他还活着。

敌人必然会来袭击他。

现在，除了啸月山庄，又有了另一条线索。

两条线索。

二

紫衣人走进一家绸布店，这是南平镇最大的一家店铺，典雅、气派。

店铺几个伙计都没把人放在眼里，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下，他们正忙着接待一个中年人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，可看

出那是某个大户人家的管家。

紫衣人的衣衫已经很旧了，还补了许多补丁——从落水后，他就只有这身紫衫。他自己也觉奇怪，圣手神医送给他的——一身白衫，他总不喜欢，但为了不悖老人之情意，偶尔亦穿上，不过多数还是穿在里边，外面仍套一身紫衫。他不解的摇了摇头。

终于，其中的一个店铺伙计走了过来，不耐烦地道：“你要买什么？不买东西就快走。”

紫衣人也不生气，淡淡地道：“我要买两件紫衫。”奇怪，又是紫衫，本能。

伙计鄙夷地瞥了一眼紫衣人，道：“你可看好了，这可是二两银子一件的。”紫衣是绸料的，二两银子是很贵的价钱。

紫衣人根本就不看伙计的脸色，若无其事地掏了一张银票，道：“你看，这银票能使吗？”

一百两银票！店铺伙计一惊，立即换了一副面孔，忙躬身谄媚地道：“能，能，公子的这张银票是山西啸月山庄开出的，整个南七北六十三省都能使。”

紫衣人心头一震，啸月山庄！山西，啸月山庄在山西！

真是得来全不靠功夫。

阳光象一层金纱，轻柔地洒在山峦起伏的大地，和煦的秋风，荡起阵阵凉爽。

西行的官道上，只见一道紫影在奔行。

紫衣人在南平镇的牲口市上很失望。在集市转悠了两个多时辰，居然见不到一匹像样的马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步行。

他急欲赶到啸月山庄，抓住这一仅存的线索。

他心急如焚。

紫衣人在经历飞刀击黄蜂，狠罚四恶棍，及大闹赌馆后，已深信自己不仅有武功，而且还相当不错。斗寻常的地痞、恶棍似绰绰有余。功力深厚者亦应有轻功，紫衣人心道。

当紫衣人走出南平镇十余里后，见四下无人，默忆了一下“八步赶蝉”和“移影神踪”，那是圣手神医为诱发他的记忆演示的轻功。他学着圣手神医那般提气、移步，行试了几次“八步赶蝉”，未见任何效果；又试了几次“移影神踪”，左一右三，左四右七，移步、奔跑，仍不行。还不如平常人跑得快。

试了一个多时辰，紫衣人满头大汗，仍毫无所得，气得直揪自己的耳垂，耳垂生痛，令紫衣人的心头灵光一闪，心道：为何一生气总是揪耳垂，莫非过去有这种习惯？

紫衣人施展轻功不成，只好象寻常人那般急匆匆的赶路。

不知不觉，夜幕已悄悄地驱散了晚霞，紫衣人心道：到何处找个地方歇息呢？这时才猛地想起，这一日竟没有喝一口水、吃一口干粮。不过浑身丝毫不觉得累，也不觉得饥渴。心里颇感奇怪。这是寻常人做不到的。

我究竟是什么人？练过什么武功？

突然，一把冲天的大火，在远处的山间熊熊烧起，火随风势迅速地蔓延，将黑夜照得通红。

紫衣人看着大火，心头一紧，“救人！”这一闪念间，猛提气丹田和足尖，向前飞奔。这时紫衣人只觉得迎面的风呼呼地掠过耳际，足尖仅稍稍触地又迅疾地向前弹去。

紫影箭一般地射向那冲天的火光。

意会？轻功！本能！

紫影象疾飞的箭一般刚毅，又象飘逝的云那般轻盈、无形。

圣手神医施展的“移影神踪”已跻身天下轻功高手之列，能使出这般轻功的高手天下绝不会超过四人，而紫影高出“移影神踪”又何止一筹！

只一碗茶的功夫，紫衣人已奔出二十多里。

离火光约两里路时，紫衣人已听见呼唤救火的悲号声，劈劈啪啪的灰烬倒塌声，和着火星子的声响。

前面是一条两丈宽的小溪。紫衣人飞身跳过，尚未落地，突然跃出四个黑衣蒙面人，四把利剑刺向紫衣人。

紫衣人一惊，连忙提气、收腹，一个空翻，似蚂蚱弹腿，越过四剑跃向三丈开外。

四剑刺空。蒙面人又无声无息地四下散开，将紫衣人转在中间。

紫衣人凝神。

黑衣蒙面人也不发动，只将四把发出蓝悠悠寒光的利剑逼住紫衣人。

剑淬了巨毒。

僵住。

紫衣人见蒙面人不动，朗声道：“在下肖云山，因见失火呼救，赶去相助，在下自信与各位从未有过节，不知何故四位要暗算在下？”心道：来了，需得留活口，问他们知道些什么，为何要暗算于我。

忽地，紫衣人一个鹞子翻空，腾起一丈多高，紧接着，趁身形下落之势，左腿足尖猛踢在右边那瘦高蒙面人后颈上。

那蒙面人闪避不及。

只听“咯”地一声轻响，颈椎骨折断，蒙面人的长脑袋丝毫不显慌乱。

蒙面人手中的长剑宛如柳枝，轻盈又颇能扰乱敌手的心

神，紫衣人暗道：“这几个使的剑似与撞入赌馆大汉使的同出一辙，看来是一伙的了。他们的身手都不弱，如何能留一活口？

剑光闪动，正面的蒙面人已发动，剑锋刺紫衣人的中门，另两个蒙面人的长剑稍缓片刻，分别刺紫衣人的两侧。

紫衣人背倚山岩，无退路。无论左避或右闪，都难免被刺中。

剑淬了毒，沾血必死。

蒙面人的配合十分巧妙。

但紫衣人根本就没有动，就象一个书生欣赏画卷一般雍容、自然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居中蒙面人的长剑落地，砰的一响，在同一瞬间，蒙面人手捂胸膛，喉间发出一阵咯咯声响，血液不断地从喉头的血洞翻涌出来，身体软下，滑跌于地，在灰白的岩石上染了一道道血河。

石火电光间，紫衣人用碎银击腕，拳击蒙面人的胸膛、喉头，但看似根本没有移动。

左右两侧的长剑都刺空。“当”地巨响，紫衣人身侧荡起两道岩石粉末。

紫衣人飞身，半空出腿，电射星飞间，右侧的蒙面人回剑不及，无从闪躲，崩地一声，蒙面人倒在地上痛得杀猪般嚎叫！

紫衣人余势未尽，紫影扬逸，直向另一蒙面人射去。

那蒙面人魂飞魄散，已顾不得招架，转身就逃，但哪里逃得出飘来的紫影？刚迈出两步，就被紫衣人制住。

紫衣人喝道：“你等是什么人，为何要暗算在下！”两眼睛光似火，射向蒙面人。

蒙面人浑身颤抖，只是不答。

紫衣人猛地撕开那人的后颈，沉声喝道：“快说！否则让你吃些苦头！”两指发力。

那苍白的脸发出痛苦的嚎叫：“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我说，我说……”

紫衣人松手：“早知如此，还不如痛快地说。快说！说出来可饶你一命。”

“我说，我说，我……”突然，咕嘟一声倒地。

紫衣人一惊，忙掀开苍白的脸，仔细一看，黑血已从苍白的嘴角流出。转眼间，苍白的脸完全变黑。

紫衣人气得把尸身一掼，后悔不迭：“怎么就不防他自杀！”

三

火光已小了下去。

紫衣人已明白，敌手是利用纵火诱自己前往，设陷阱阻杀他。

敌手必知我是什么人！他胸中顿生豪气，纵向火光处。

前面是一片樟树林，惨白的寒月下，黑鸦鸦的一片。

紫衣人刚一入林，背脊突生一股凉气，他立即停步，四下环顾。心道：“这是设陷的好地方，前进必定凶险无比。”

转念间，一阵有悖轻风吹拂的树叶响动，半空忽泛起风驰电掣般的无数寒芒，从四面八方罩向紫衣人。

紫衣人镇定自若，本能和意会似乎在告诉他，任何招式都无法躲避那无数飞来的寒芒。只有不动。

意会！本能

就在寒芒将至，紫衣人全身被发出的罡气鼓了起来，象一面灌饱了风的帆，全身的衣衫都鼓满了气，他挥动紫袖，将大多数寒芒裹入袖中。其余的寒芒，刚射至离袍两寸，就被鼓起的罡气震落。

秋毫无损。紫衣人对自己发出的罡气惊愕万分！这是什么神功？他似乎有点熟悉，知道自己不会倒在寒芒的袭击睛；但他又陌生，忆不起何时竟习得这般神功，若不是这等险境，平日根本就发不出来——就象在绿意岛，无论圣手神医怎样诱导他运气、轻功，他都毫无所获。“在特殊环境下，你的本能和擅长都将发挥出来。”圣手神医的语音闪过他的脑际。

但不容他多想，六十四把发着幽幽蓝光的飞刀又射向紫衣人。无声无息。

紫衣人旋身，袖中的寒芒射向四周。

只听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，寒芒击中飞刀，六十四把淬毒飞刀全部落下。细如毛发的寒芒，竟击落铁制的飞刀！这是何等功力！

几乎在叮叮当当声响的同时，四下的树影中发出了一阵阵惨呼，十二个黑影落下，再无声息。

樟树林中又恢复了宁静。

紫衣人屏息倾听了一阵，又继续前进。

就在快走出樟树林之际，他忽然发觉，前面是一大片茅草、灌木的坳地。

他警觉起来。本能？

山风徐徐吹来，黑沉沉的灌木一阵轻颤，满野的茅草一齐摆动。

紫衣人静静地站着，手中拿着两把刚才捡起的尖刀。风自